

江南：文化印记反哺流行元素

■本报记者 诸葛漪

海明威说：“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巴黎，那么以后不管你到哪里去，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。巴黎就是一场流动的盛宴。”这句话套用在江南，完全适用。作家金庸安排郭靖从塞外千里南归，江南有桃花岛、有叫花鸡，到了他的另一本书《白马啸西风》，漠北长大的女主角李文秀同样对江南充满向往，因为“江南有杨柳、桃花，有燕子、金鱼”。

文化记忆传承于血脉。小时候听外婆讲的传说，大一些看小说、影视剧和烟雨般滋润，不觉成为脑海里潜藏的印象。比如沈万三聚宝盆，《红楼梦》与真实曹家，电视剧《大明王朝 1566》与江南织造局，到了时下火热的游戏《江南百景图》，从文徵明到唐伯虎、徐文长，以及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、电视剧《狂生徐文长》……记忆画了一个圆，又回到起点，江南文化印记反哺于最时髦的游戏。

最近，《江南百景图》手机游戏因为某种童年情怀，迅速变得可亲。当代人寻找的江南，并不满足于动动手指，而是有更多选择。比如在江南园林里听戏。西北、西南实景演出讲求人多势众，场面震撼，到了江南，必得小而美，有个小亭子、小楼，三四位演员足矣。

常驻苏州沧浪亭的沉浸式昆曲《浮生六记》，先后亮相法国巴黎与阿维尼翁戏剧节，却比不得在苏州老家最有韵味。作为书的《浮生六记》，以文人沈复与妻子芸娘的家居生活、浪游见闻为内容，素有“小红楼梦”之誉。作为昆曲的《浮生六记》，取苏州布、苏州衣、苏州菜、苏州的馄饨担，撰为四折“布衣菜饭”。有演员说：“一年四季，温度不一样，演的时候感受不一样。深秋时，风吹在树叶发出沙沙声，和夏天蝉鸣又有所不同。”今年《浮生六记》来上海参加 2020 表演艺术新天地，厅堂版又结合上海老洋房的独特环境，可谓另辟蹊径。与环境共生的戏，沾染了江南湿漉漉的绿色。北方戏多依仗锣鼓，配合黄土烈风，而在江南幽色中，笛箫足矣。昆剧演员张军在上海青浦朱家角课植园演了数年园林版《牡丹亭》。今年，张军结束宅居生活来到久违的课植园，那里一片新绿，草木抽芽。“去年 11 月园林版《牡丹亭》演出季在课植园结束时，天气冷了，植物颓败。今年万物复苏，让我比任何一回演出都感触深刻。”张军说，这样的青葱生机，在繁复紧凑的江南园林体会最深。

江南之美除了环境符号，还在于江南的人。有趣的是，受到新媒体青睐的并非传统意义的柔情之美，更多带着离经叛道的不羁，很难想象这是温顺的江南。比如去年《王者荣耀》找到浙江越剧名家茅威涛，《王者荣耀》角色“上官婉儿”跨次元“拜师”茅威涛，从外观形象、技能特效到语音设计，“上官婉儿”众多细节融入浓厚的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元素。茅威涛穿上有光标的动作捕捉服装，将潇洒飘逸的越剧女小生身段一一记录，与之对应，上官婉儿手持折扇代替笔墨在峡谷闯荡，蓝色戏衣以蝴蝶翅膀的虚幻感再现。

近日，安徽黄梅戏名家韩再芬为经典剧目《女驸马》推出同名国风漫画作品，登陆 B 站漫画、快看漫画、腾讯动漫、爱奇艺漫画等平台。在这个上海与安徽联手的新媒体案例中，女驸马冯素珍与祝英台一样经历了女扮男装，只不过她的故事更传奇，包括冒名赶考、偶中状元、被招为驸马等近乎网络小说的情节。江南女子内在的韧性与传奇，给了从古到今的创作者们无数想象空间。

少有人知，著名沪剧《芦苇花》也经历过再创作。《芦苇花种》执笔者文牧是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老编剧，创作最初取材于崔左夫为解放军建军 30 周年所写的报告文学《血染着的姓名》。《芦苇花种》中，大名鼎鼎的阿庆嫂，原型是崔左夫文中江苏沙家浜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。由于《芦苇花种》男角色太多，文牧把茶馆老板改为老板娘，由著名演员丁是娥来演。原来茶馆老板起名阿兴，改为老板娘，只能称阿兴嫂。又为了叫得响，把“兴”改成“庆”，索性让她叫阿庆嫂。要写老板娘，如果老板也在场，戏不免分散笔力，于

肖于

辛弃疾说：“觉人间、万事到秋来，都摇落。”专门感慨了秋天的寥落。可江南的秋天是繁盛的季节，平凡人家餐餐茶酒里都能找到笃定的幸福，桂花的甜腻、榨菜月饼的鲜香、湖蟹的肥美，“小”味道里都是圆满。

桐乡人丰子恺的漫画很有特色，寥寥数笔勾勒出人间百态，触动你的心弦。有一幅漫画，画中两人并坐，一人披着衣服摇蒲扇，一人赤膊，只看画就感觉到热得厉害，汗淋漓，黏搭搭，不爽快的热。这幅的题目是“桂花蒸”。秋老虎在江南发威，天气闷热，桂花香得缥缈又浓郁，这个时节就是桂花蒸。

夏秋拉拉扯扯，燥热恼人的天气，扳着指头数一数，没几天就会过去了。清风送爽，桂花都一夜醒透了，开得大鸣大放，满城都浸泡在桂花香中。

桂花香的时候，就是吃榨菜月饼的时候了。我和一个苏州长大、在上海定居的朋友说，杭州人最喜欢榨菜月饼。她非常惊奇，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榨菜月饼。



拙政园一景。视觉中国供图

今年夏天，当评弹遇上弹幕

让那些经久而闪光的江南图腾奔向大江大海

庞小漪

今年夏天，我那个“说书先生”父亲，每天早上 6 点半从郊区的家出门，坐公交车，转两条地铁，历时两个小时，去上海市中心的雅庐书场演出。到那儿 8 点半，换上长衫，简单梳理头发，闭目凝神，9 点准时上台。

下面一个观众也没有，只有摄像师对着舞台，一拱手，开讲，半小时后一拱手，“下回分解”。年轻的摄像师也许听不懂苏州话，录制过程中，一直在看手机、玩游戏。

父亲是个评弹艺人。受疫情影响，沪苏浙地区只开了约 30% 的书场。为了满足不能出门的书迷，一部分书场开始转战“线上”。以半小时为一回，让演员把 15 天的长篇录制完毕，每天下午线上连载一小时。通过扫二维码，书迷们可在手机上直接观看。我有好多年没有见过父亲在台上的风采，他讲的故事怎么样？他的表演精彩吗？还真好奇。可是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踏进他的书场，这么多年我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忙碌。我期待一个月后“云书场”父亲专场的上线，也许可以在下班途中、陪读时、临睡前，听一出好戏。我会把他的表演推送给朋友、同事，让他们了解评弹这门古老艺术。想到这里，觉得隐隐地激动。

“云书场”长篇连载发源于电视书场，只是屏幕转移到了手机，更自由。B 站、优酷等视频网站早就有各式各样的名家选段、弹唱资源，随时打开，便一脚跨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场，听厌了直接关窗换频道。唯一纠结

是文牧打发阿庆去了上海。阿庆嫂是个女的，如果孤身一人，要和胡司令、刁德一、刘副官和天九这些人周旋又不太方便，于是设计了阿庆嫂曾救过胡司令的往事，把他们的气氛拉近一些。有勇有谋的阿庆嫂诞生在沪剧舞台，让人信服。从戏文到现实再到影视剧，江南文化都足够孵化出传奇女性，这里有过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、《上海一家人》李若男，她们的世界不止于孩子、丈夫、

妈。

当然江南文化并非十全十美，吴越方言对长三角以外受众的门槛客观存在，除了耳熟能详的故事、角色自带解说功能，每个新故事都要挖掘新的讲述方式。七夕时，上海评弹团演员陆锦花邀请西北民谣歌手张尕怵合作《花儿与少年·穿越银河遇见你》，一个是轻弹浅唱，一个是高亢豪迈；一个是琵琶，一个是三弦。江南和西北文化艺术多了一种全新的“打开方

式”。“没有了方言，这就不是评弹，但是现在方言不会讲了，甚至听不懂了，那听得懂评弹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了。”陆锦花以江南音乐、传统评弹作为根基，加入爵士、摇滚、电子音乐元素。电视剧《都挺好》中，正午阳光用了几段评弹点缀，江南外的人借评弹氛围出小桥流水之气，而真正在江南的人如评弹演员、戏曲演员们也在接力各种新媒体、新伙伴，将艺术枝蔓伸向江南之外。

年轻人的“童言无忌”，如果视频里的蒋月泉老先生听到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地无奈又好笑，还是关了弹幕吧，静静地欣赏一阙《鸳鸯探翠》，感受吴侬软语的涓涓流淌。可是不对，又好像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没错，门帘一掀，找张仿红木椅子坐下，和隔壁老王、老张打个招呼，呷一口粗茶，先生醒木一敲，喧闹的书场顿时鸦雀无声，这才是江南书场该有的打开方式，一个人对着手机算是怎么回事呢？罢了，还是把弹幕打开来吧，至少，嘈杂热闹的气氛有的，不同的是，身边换了些用弹幕表达的年轻人。

“云书场”本是希望给听众更多的听书便利，却把更多的年轻人引进来，这些年轻人像是突然闯入了一个古老的村落，茫然失措，只觉得新鲜。而评弹这个古老的江南图腾也像一个老夫子，机缘巧合闯入了年轻人的密林，正低头思忖要不要端上传统文化的架子。他们互相窥探，试着进入彼此的生活，这种碰撞，还真让人惊喜。

或者是一部电视剧，带红了苏州“同德里”；抑或是苏州在疫情过后打造的“姑苏八点半”文旅夜经济中的江南小剧场，昆曲、评弹、

爸妈。

当然江南文化并非十全十美，吴越方言对长三角以外受众的门槛客观存在，除了耳熟能详的故事、角色自带解说功能，每个新故事都要挖掘新的讲述方式。七夕时，上海评弹团演员陆锦花邀请西北民谣歌手张尕怵合作《花儿与少年·穿越银河遇见你》，一个是轻弹浅唱，一个是高亢豪迈；一个是琵琶，一个是三弦。江南和西北文化艺术多了一种全新的“打开方

式”。“没有了方言，这就不是评弹，但是现在方言不会讲了，甚至听不懂了，那听得懂评弹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了。”陆锦花以江南音乐、传统评弹作为根基，加入爵士、摇滚、电子音乐元素。电视剧《都挺好》中，正午阳光用了几段评弹点缀，江南外的人借评弹氛围出小桥流水之气，而真正在江南的人如评弹演员、戏曲演员们也在接力各种新媒体、新伙伴，将艺术枝蔓伸向江南之外。

那个玩游戏的摄像师，也许在玩“江南百景图”；那些弹幕背后的年轻人，随手关注了这个发评弹视频的账号；而来苏州的“过路人”被热闹的江南夜市吸引而成了“过夜人”……不用担心，年轻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去亲近美好，而一切源自“它撞进了我的生活被我所见”。

又哪来这么多的巧遇，无非是有人每天来回四小时去一个没有观众的剧场表演；有人比照《清明上河图》《女驸马》一笔一画绘制游戏背景、设计漫画造型；“柳梦梅”“杜丽娘”们水袖生风奔波在姑苏的夜色江南小剧里。他们深知，这个夏天时不我待，唯有汇入大众的生活河流，那些经久而闪光的东西才能顺流而下，奔向大江大海。

“只有生活，才有生意。”这句某视频网站的口号，或者可以把“生意”理解为生动的意义。唯有生活，才能给予一种文化不竭的“生意”。

一手在绢布上，一手在绢布下，顾绣是门真功夫。张海峰 摄

明清江南绣女文脉静水深流

杨舒

今夏，露香园历史文化中心（万竹街 41 号保护改造工程）跻身首届上海市建筑遗产保护利用 15 个示范项目，与上海历史博物馆、徐家汇天主教堂、武康大楼等同列。露香园，明代上海三大名园之一，大名鼎鼎的顾绣发源地。

顾绣源于明嘉靖年间上海县名士顾名世家族之女眷，题材含名画、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等，以“丝如毫、色如画、针如发”为三绝，被誉为“画绣”。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语：“精工夺巧，同侪不能望其项背。”明清时期顾绣已风靡全国，一绣难求。清《上海县志·物产》将顾绣列为上海八大著名服用物产之一，徐树丕《识小录》将其录作江南十大工业之一。近代几经沉浮，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刚落幕的上海博物馆“春风千里——江南文化艺术展”，顾绣藏品诠释了“南国古来风物好”的雅意闲趣。而本月，“顾首江南——2020 露香园顾绣艺术精品展”又在外滩 8 号接连展出。

顾绣，使刺绣从闺阁私赏变成绣画艺术而终成名扬天下的典藏珍品，可算江南文化商业化的滥觞之一，无价之宝的古典 IP。

王安忆小说《天香》，讲的正是顾绣的开端与流变，“天香园”对应“露香园”。初看只觉得又一部《红楼梦》，通读俨然华亭风物志，详解可知江南商业传，细品更有女性成长史。眼前恍然浮现一群惠心质德的江南女子，在禁锢重重的年代里，她们不仅有手艺、有学识、富审美，更兼有魄力、有眼界、肯吃苦。恰如《红楼梦》中言：“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”“堂堂须眉，诚不若彼裙钗”。

几代江南女性，慧手锦心，起承转合，汇成海上大家，潮起云涌。

起：缪云，顾绣开山之人，传为顾名世子顾某英（汇海）之妻。姜绍书《无声诗史》云上海顾汇海妻“刺绣人物，气运生动”，所绣成品栩栩如生，时人惊叹“微风过处欲飘举”。上博江南文化展上的“明代《顾绣竹石花鸟人物合册》（共十开）”是目前存世作品中唯一的缪氏真迹绣册，因太过珍贵，仅展出五开，开幕一个半月后再开展。

承：韩希孟，将顾绣技艺推向巅峰的代表性名家，开启画绣商品化历程之人，顾名世孙顾寿潜之妻，又名韩媛。她曾倾心力，摹名画，绣成《宋元名迹册》，将诗、书、画、印结合，更吸收“松江画派”风格。董其昌阅后，惊道“技至此乎！”“叹以为非人力也”。自韩希孟始，画绣作品为达官贵人争相收藏，千金难得，顾家绣女更被董其昌称为“轩辂”。

转：顾兰玉，使顾绣走向市场的关键人物，顾名世曾孙女，《天香》中的“蕙兰”。书里说“如今阖家上下，全指着女红度生计”，到了蕙兰时代，更因家道中落，为支撑门户必须大规模售卖绣品，乃设帐授徒，凡 30 余年。王安忆用工笔手法描绘了从开馆授徒授绣“放慢”的历史过程，来自民间消遣的绝技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渐成平民技能与市井商品。

合：绣女群体，其出现昭示着商品经济的发展。顾绣的生产升级，带来尺寸、质量的突破和艺术性、经济价值的提升。“著色淡雅者，每幅亦值银两许，大者倍之”“全幅高大者不啻数金”。据说当时上海四乡多女子习顾绣为生，有“百里之地无寒女”之说。正如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的研究：“《天香》描写的天香园盛衰以及天香绣品从诞生到普及民间的故事，正是一部商品经济的萌芽在中国江南出现的‘前史’”。

明代上海的物产代表是松江顾绣与云间棉布，为明朝京官和士绅所珍。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，二者的创立者、传播者均为女子。此外，近代顾绣虽式微，但引领了中国古典刺绣的革命，影响了苏绣、湘绣、蜀绣等后世多绣派。商品经济、资本主义萌芽，神乎其技，青史留名，都是女性主导，留下的遗产至今福泽后人。借用朱丽霞教授的话：一针一丝、穿针引线过程中，展示了女性的才华，“她们找到了自我的存在价值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愉悦”。

绣女们用行动阐释，清流中也有肝胆相照。《天香》中表现了明清时期以女红为中心，结社授课传艺，收留孤女，互助共学，最终弱女子们得以自立门厅、蓬生天下。

多少江南名园草木楼阁说朽就朽，弱女子留下的绣品却口口相传，代代相传。或许还因为，“绣品之中，不止有艺，有诗书画，还有心，多少人的心！”

明清江南的女子们，未必有乘风破浪的张扬，却积攒下四百年文脉静水深流。



一手在绢布上，一手在绢布下，顾绣是门真功夫。张海峰 摄